

## 換熱水器

我把家裡的熱水器換了。

這種過程是我不斷經歷的，這次我終於可以寫下來。

在家裡做任何事，總是腹背受敵，好像被後父後母對待一樣。

今天，在散佈著凌亂工具的施工現場，修了一半，爸媽從外面回家，一進來就是辱罵、挑剔，看到任何細節都不滿意。我站著，第一次冷靜的，讓刻薄的言語獨自飛射、掉落。我第一次獨立，變成透明的，充滿空性，子彈也打不進我的心。他們的冷言熱罵，都原封不動從我鄰虛塵的細胞壁間穿過去。我不用動，也不用躲。就是這樣。

我悄悄走到媽媽耳朵邊，輕輕吐露心聲：「您們好像繼父和繼母。」

施工的師傅，和他的徒弟，反而很體貼我，細心照著我說的做。把客廳壞掉的冷氣機拆下來，也把我房間從未用過的冷氣機拆下來。這些都不在計畫之內。他用很阿莎力的語氣說，幫你拆。還問，有什麼要做的，趕快說。他知道我想在前陽台也釘上曬衣架，就叫我去一家五金行找材料，他們可以幫我做。

我去到十字路口那家，平常沒去過，完全不認識的，老闆卻用機車幫我載竹竿回來。竹竿很長，不能從樓梯穿過，師傅也跑出來，和五金行老闆二人合作，就把竹竿拿到樓上。怎麼大家都在幫我？而且不用多說什麼，只是憑著一股助人的熱腸。我的居家世界突然明亮起來，親眼看見那麼多菩薩。衷心感動。

竹竿很長，我爬上鋁梯，要把它放上架子，媽媽在旁邊，又是罵我，不管我怎麼做，都不滿意。一反常態，今天我很平靜的跟她說：「您不要再罵我了。」

師傅接著說：「妳罵她，她會嚇一跳，嚇一跳會掉下來。」

我把竹竿很順利的放上去，感覺不像以前一樣孤單。我知道我不是孤兒。

很意外的，熱水器竟然會漏水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師傅就來了，走進浴室。爸爸坐在客廳，諷刺的刻意把聲音撞進來：「我家的熱水器三十年了，都沒漏過水，你的第一天就漏了！」我走到熱水器旁，他說他昨晚因為巡邏到晚上十二點，然後又去喝了小酒，今天早上接到我的電話，九點才趕來。他說他很漏氣，因為昨天沒有石綿的栓塞，替用了橡皮的。

當他走過客廳爸爸的前面，爸爸突然用不友善、惡意的語氣，大聲說：「我的電熱水器用了三十年，你為什麼把它拆掉？」我來不及說話，媽媽就立刻接口：「那是黃千華叫他拆的，跟他沒關係啦！」他走了。我一直希望他能全身而退，

看樣子他真是我的戰友。熱水器是跟佳慧定的，她說，平常若是這種狀況，她的這位叔叔師傅都會生氣的，但很奇怪，這次他卻沒有生氣。我心裡想，只要他沒有受傷，就好了。

媽媽就那麼簡單把一切罪歸給了我，但這是我幫家裡做的，並不是犯罪。她們的邏輯總改不過來，媽媽要保護的名單中，我是最最最末一位，她從來都還沒有保護到我，因為她要保護的事情太多了。

我看著爸爸那很熟悉的臉，紅脹起來隨時會破口大罵，其實是很空虛的。我動氣了，我終於被拉扯進去了，但還好我說的是：「你不能對別人好一點嗎？」我的喉嚨有一點痛，我不可避免又傷害了自己。

我孤身一轉，走進房間，像小孩一樣，哭了起來……

我不知道爸爸的這項不滿意，什麼時候還會再提出來。換裝熱水器到浴室，讓冬天洗澡水很熱又省電。我的用心，就像養女一樣，再怎麼努力，都不值半毛錢，永遠報答不了養育之恩，我也知道。

現在我對媽媽對我所說的話，都會提出來問她：「你是要幫我嗎？還是在煩我？」我知道有一天她會停止。

彌勒菩薩的慈悲是把一切眾生都想成自己累世的母親，愛路人如母。

我這一世的慈悲卻是反過來把母親當做路人，愛母親如路人。每當我能這樣去愛我的母親和父親時，我就可以掙脫很深的怨恨，所有委曲和從小至今的遭遇，瞬間灰飛煙滅。當我願意包容人性的弱點，不計較細節，以對待陌生人的禮敬、寬大、了解，來愛母如路人，就是我個人目前最大的解脫，也是對眾生最無私無條件的擁抱。